

七日談

(北京篇)

改革開放是中國書法振興的起點，也是我們重新「發現書法」、「理解書法」、「需要書法」、「傳播書法」的開始。中國書法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承載着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和價值觀念，我們需要挖掘中國書法廣泛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把書法藝術發展放在世界格局中審視、研究和解讀，更好地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強文明交流互鑒。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書法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中國書法就是中國文化的直觀反應，從形質到神韻，從表現到傳達，印證了中國人的心理結構、人格特徵，體現了中國人的審美追求。敘述性藝術作品，比如小說、電影、戲劇等，是通過人物形象刻畫，故事情節安排，以虛構的手法，借助科技手段進行創作。儘管在閱讀和觀賞效果上有一定優勢，然而，虛構的手法，戲劇性的情節，需要讀者與觀眾的想像參與其中，才能達到預期的審美目的。書法本身就是一個鮮明的「人物形象」，她是中國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也是傳播中國聲音的重要渠道。書法藝術具有直觀性和客觀性，對於觀賞者而言，書法藝術的整體形象和藝術氣質可以在第一時間感知和體會。另外，中國書法是文詞之意與線條之境的統一，文詞是書法創作中的重要題材，它是一幅書法作品的靈魂，也是一幅書法作品思想深度的展現。書法作品中的文辭，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重要載體。

今天的書法與舊時代的書法有了很大的區別，今天的書法是講述當代中國故事，傳播今天的聲音，樹立中華文化的世界形象，形成中國文化正道直行的國際影響力的工具。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代書法家將是「講好中國故事、

當代書法靠什麼出「海」

張瑞田

傳播好中國聲音」的一支重要而獨特的隊伍，他們所創作的書法作品也會以這樣的時代烙印，成為當代書法史的重要章節。因為，有着良好的創作狀態，富有獻身藝術的激情，敢於打破常規的當代書法家，他們的良知和才能，也是「中國故事」、「中國聲音」中的重要元素。當代書法藝術的繁榮興盛，就是當代中國的安定富強，他們擁有的前所未有的創作環境，就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環節。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當代書法家隊伍的數量和質量，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水平，自然是中國文化蓬勃發展的有力證明，也是向世界傳播中國書法的重要力量。

書法作品是藝術作品，而藝術作品首先要關注「人」的問題。人們講文學是人學，書法何嘗不是人學。回眸書法史，那些以不同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光輝燦爛的書法作品，都會看到「人」的存在，因此，我們常說，優秀的書法作品一定蘊含着書法家的生命溫度、思想深度、人格力度，由文辭與筆墨合成的視覺對象，是對觀者與讀者最真摯的人生提醒和美的

暗示。這既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古人所講的兩段話，也是當代書法家的理想追求和當代書法作品的審美核心。於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文藝作品要有濟世情懷，藝術家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嚮往，因此，當代書法家不僅要走出「象牙之塔」，還要有為國家、為人民奮不顧身的社會理想。為時代明德、為時代立傳、為時代畫像。這也是我們要向世界傳播的當代中國書法的精神風尚。

遺憾的是，當代一些書法家缺少這種常識，從自以為是，到嘩眾取寵，演繹了一場場背離藝術規律的鬧劇。比如，放棄文辭題旨與筆墨融通的書法創作形態，進入以自我為中心的表演，用誇張的動作，怪異的墨象，表現自己的與眾不同；另外，打着「創新」和「探索」旗號，走在極端個人化的羊腸小道上，改變傳統書法的用筆規律和書寫特點，甚至挑戰傳統書法審美的詞章之美，以極端手段拆解漢

字結構，以複雜心理，寫出一串東倒西歪、不能識別的漢字，並以此表明自己的「獨特」和「創新」。繼此，書寫的文字，歷史性地成了可有可無的符號，而膚淺的肢體語言和娛樂效果的營造，被抬到了新的高度。書法家似乎可以不讀書了，水平的高低是粉絲多少的體現，是打賞、帶貨收入的證明。這些把「網紅」視為理想的書法家，一天比一天明星化，力求把自己的「文化資本」盡快轉化成「商業資本」。其實，這種小兒科式的「探索」與「創新」是經不起推敲的，只要我們具有對傳統文化和書法藝術的常識性理解，就會識破這種娛樂化與商業化的表演目的。

顯然，這不是真正意義的書法，更不是我們要向世界傳播的中國書法。對中國書法的價值判斷，姜澄清先生講得好：「中國人不僅將寫字從實用昇華為藝術，用一支筆，在白紙上羅織氣象萬千的『玄象』，這種創造，何其特殊！中國人在白紙黑字的書法作品前，流連忘返、津津樂道，這種趣味，又何其特殊！再沒有任何一種藝術現象，能夠如同書法這樣凝聚着中華民族的精神了。」

關鍵詞是「凝聚着中華民族的精神」。中國書法的對外傳播，就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其核心就是傳播「凝聚着中華民族精神」的書法，而不是被誤解、被歪曲的書法。

◀當地時間六月一日，「蘭亭·雅集——中國書法展」在柏林中國文化中心開幕。圖為觀眾觀看展覽。中新社

作者簡介：張瑞田，中國書法家協會書法評論與文化傳播委員會秘書長、教育部中國書法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著有藝術評論集、文化隨筆集《硯邊人文》《書壇塵囂錄》《文人墨色——近現代文人書法》《百札館閒記》《且慢》等。

看見彼此

常是惺惺相惜，彼此產生欣賞和敬意，無疑增強了畫下對方的意願，如果兩位畫家成了好友，那麼這種繪畫衝動會加倍體現在畫布之上。

以當代英國畫家香朵·約菲和伊絲貝·米雅詩歌為例，她們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格拉斯哥藝術學院相識，從那時起兩人就一起繪畫並且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不僅比鄰而居，還共同經歷了人生的里程碑，例如在同一時期生兒育女等。在兩人作品中，描繪彼此及其家人的主題佔據了相當比例，其中前者的《工作室》和後者的《兩位畫家》作為代表作品，透過對人物生活細節和身體姿態等臨摹，生動地反映了她們對藝術的專注和真摯的友誼。

當然藝術家的世界並非總是如此和諧，英國畫壇也有不少「相愛相殺」的範例。其中就包括生活於十八世紀、競爭了一輩子的雷諾茲和康斯博羅，兩人作為齊名的人物肖像畫大師，並均被聘為皇家畫師，雖為競爭對手，卻彼此借鑒。然而，兩人性格上的差異，導致藝術風格大相逕庭。前者是古典主義和學院派的擁躉，追求理想、簡潔和莊嚴的藝術效果，不贊同對於細節部分的過度裝飾，認為會有損作品的崇高感。但出身自由派畫家的後者，卻是抵制學院派陳規教條的代表，他注重探索人物不拘形式的神情和體態，塑造真實生動的人物形象，並創立了英國式的洛可可肖像畫新風格。

以二人為當時英國著名悲劇女演員薩拉·西登斯夫人畫的肖像為例，雷諾茲的創作以莊

重的褐色調為主，構圖精緻氣魄宏大，符合他一貫的理想化人物形象塑造。康斯博羅的作品則採用側身坐姿，色彩豐富，筆觸輕鬆，勾勒出生氣勃勃的人物特徵。用傳雷的話說，前者是心中有畫，故極盡鋪張以作畫；後者心中無畫，故以無邪態度表白心魂，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另一對有如「一生之敵」的是風景畫家透納和康斯太勃爾。兩人很早就認識，卻很少說話，但只要彼此的作品聚在一起，就會是一番波濤洶湧的暗鬥。例如雙方在沙龍展上曾公開較勁，康斯太勃爾的《海濱》比較單調地模仿光線處理，但海上的紅色浮標卻令構圖鮮活起來。康斯太勃爾曾抱怨：「透納在我的畫旁展出作品，就像閃電劈向寧靜的田野。」如今這兩幅畫還是按照最初的方式被掛在英國泰特美術館中。

上世紀的盧西安·弗洛伊德和弗朗西斯·培根也是亦敵亦友的畫家。他們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在倫敦相遇後便一見如故，幾十年來幾乎每天分享創作靈感，為彼此畫像，意見相左時還會爭個面紅耳赤，碰撞出無數光彩奪目的火花，可友誼敵不過分歧，兩人在八十年代中分道揚鑣。培根的友人在回憶錄中寫道，兩位畫家雖有恩怨糾葛，但雙方內心是互相仰慕的。正如培根為弗洛伊德所畫的《盧西安·弗洛伊德肖像習作》，見證了兩位藝術巨匠之間深厚而複雜的友誼與藝術對話，也為這段激揚澎湃的人生留下不朽的註腳。

黃龍景色如畫

近日，世界自然遺產——四川黃龍風景名勝區景色如畫。圖為五彩池風光。

市井萬象

中新社



一名醫生的自白

如是我見
李旭

終於等到了午休，抽出個閒暇的時間，坐在沙發上靜靜品讀一位患者家屬寄來的《大公报》，上面有兩篇她寫的小文。一篇題為《記住這個春天》，一篇題為《整理自己》，兩篇文章都是她因為經歷母親生病這個突然變故而寫的，我們也是因為她母親生病才結緣的。想來讀她的文章，一來喜歡她的文筆，二來喜歡她的溫情，也著實是想真切地了解一下作為患者家屬面對突然疾病時的真實心境。兩篇文章都讓我深深感受到字裏行間所流露出的那份母女深情，相信母女連心，不能分割。

讀完文章，深深體會到了因為母親的突然生病，給她的心境帶來的巨大影響，也感受到她為此的擔心、焦急、難過與悲傷，同時還深深感受到了一名醫生的重要性。

她的文章讓我真切地感受到醫生不僅是治病救人，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也能像一束光一樣，哪怕微弱，哪怕只帶來絲絲的溫暖，也依然能為患者和家人燃起一絲希望，支撐其脆弱的心靈，特別是作為一名腫瘤科醫生。

其實從醫這麼多年，我也知道，有時候對於患者的病情，我們醫生也是無力回天，但是我卻常常想還能为患者再做些什麼呢？二十多年從醫生涯的積澱讓我慢慢明白：也許我還能給患者和家屬傳遞溫暖，點點的光亮與溫暖或許真能把黑暗照亮。就像有一次在門診遇到一名患者，她看完病特意說：醫生，你知道嗎？你的微笑特別的美，能看到你微笑，我壓抑的心都變得明朗，真的太喜歡看你的微笑了。

其實我也想說，作為一名醫生，每當我給患者和家屬傳遞溫暖的時候，我也常常被溫暖到，或許這就是真心換真情。患者出院前的細心反覆叮囑「千萬不要因為工作忙碌，忘了保重自己的身體」，還有患者看到我因為工作的匆忙喝不上水的時候，把自己手裏僅有的一瓶水毫不猶豫地遞給我時，都讓我備受感動。

我覺得我是幸運的，作為一名醫生，我也是驕傲的，感謝老天能讓我擁有治病救人的能力，不僅讓我有機會在從醫生涯中給患者重獲新生的機會，也能讓我陪伴着患者和家屬度過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光。也許生命的長短我們都無法把握，但是我們卻能改變生命的溫度，我想，我可以做的，盡我所能！

英倫漫話
江恆

以肖像畫為例，和所有藝術流派一樣，它也有自己的一系列子流派，除了通常意義上的單人模特兒、自畫像、雙人肖像、集體肖像等等，還包括一個獨特的類型——畫家本身成為另一位畫家作品的主题。實際上，這種做法有着悠久的傳統，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拉斐爾，在其人群場景的傑作《雅典學院》之中，就描繪了達文西（又譯：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的肖像，並且他還單獨為達文西繪畫了一幅側面肖像，展現了他那標誌性的髮髻和鬍鬚。巴洛克時代的畫家魯本斯，也為自己好友兼合作者的畫家勃魯蓋爾繪製了多幅肖像，記錄了他戴黑帽、持畫筆的形象。到了近現代，梵高曾為亦師亦友的高更描繪了肖像《吸煙的高更》，以及弗里達·卡羅在多幅自畫像中加入了同為畫家的丈夫迭戈·里維拉的形象等等。

吸引畫家描繪其他畫家的因素多種多樣。從畫家本身來說，在職業生涯初期，往往是距離和成本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比如，作為藝術系同學或同行來說，大家可謂近在咫尺，容易互相提供幫助，有時更會自願充當對方的模特兒。到了職業高峰時期，同輩藝術家之間又常

黛西札記
李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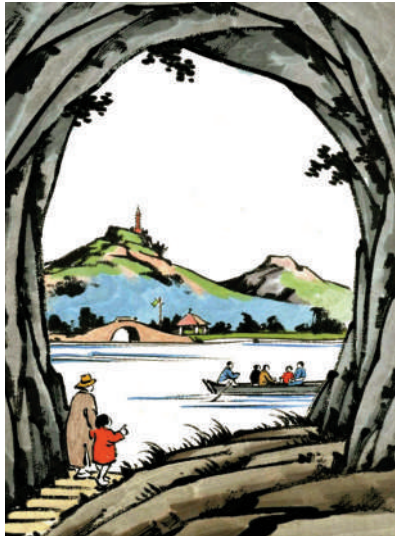
今年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也是著名畫家豐子愷（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五）逝世五十周年。全國不少地方的美術館舉辦了若干紀念豐先生的展覽，其中尤以北京書院與豐子愷研究會聯合主辦的「無限清涼——豐子愷藝術展」讓我印象深刻。展覽分作「詩意之情」「護生之心」「童真之趣」和「閒逸之韻」四板塊，以畫作為主，手稿、書信、文獻和互動裝置為輔，展示豐子愷不同時期之佳作，特別是他橫跨藝術、文學、教育等諸界別，融合詩心、童心與佛心的創作心路。

難有人不喜歡豐子愷的畫，因其趣致、天真，又每每能在日常中尋出詩意。「你若愛，生活哪裏都可愛。」豐子愷的創作，不論順境或逆境，晴天或雨天，都是溫暖和美的，宛若晨間風，或是夏日午後手倦拋書的一場清夢。在豐子愷逾六十年創作生涯中，唯一一改溫情筆調的時期，便是抗戰流亡的那段日子。彼時

先生，暫時收起幽默與輕盈，以筆作槍，為抗戰鼓舞，希冀以藝術振奮民心。

一九三七年底，豐子愷與家人暫別舊居緣緣堂，由浙江桐鄉踏上逃難之路。一萬多公里的行程，遍及十餘省份，經長沙、漢口，至桂林及重慶，其間親見戰亂動盪，飽嘗流離之苦，整整十年後才得以重返家鄉。其間，他創作了數量眾多宣揚抗戰的畫作：《轟炸》系列揭露日本敵機濫炸平民的暴虐罪行；《流離圖》中生靈塗炭、萬戶哀歌的慘慘景況；又如《天使》中飛翔在半空的天使接住炸彈、保護手無寸鐵的平民等等。

雖在艱困之中，畫家仍對未來不乏希望，藉由作品表達昂揚積極的精神，堅定抗戰必勝信心：《大樹被新伐》畫中，冬去春來，老樹抽出新枝，仍有勃勃生機；《戰場之春》的鐵



◀豐子愷畫作《豁然開朗》。

絲網和亂石夾縫中，悄悄抽出新芽，無畏迎向冷風。直至那幅流傳甚廣、入選國家一級文物的《勝利之夜》中，一家四口燈下慶賀，花貓相伴，由一小切口照見社會振奮、民族歡慶，依稀讓我們回想起安寧和平的日子裏，豐子愷畫中那一抹歡愉和無憂。

「無限清涼」展覽最末，策展團隊以名為《豁然開朗》的一幅畫作收束全篇。此畫與陶淵明《桃花源記》情境遙相呼應，畫中一老一少相攜，步出幽徑，見眼前山明水秀，湖上徜徉泛舟，笑語晏晏好不熱鬧。儘管歷經磨難仍笑對人生，心向未來，這是豐子愷透過一生的詩畫創作，希望傳遞給後來來我的、最樸素的想望。